

文白对照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资治通鉴

主編 萧枫

陆



文白对照

资治通鉴

第六册

主编 萧 枫

第七十一卷至第八十五卷
魏明帝至晋惠帝(公元228—303年)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目 录

- 第七十一卷 魏纪三 明帝太和二年至四年(228至230年)
..... (1895)
- 第七十二卷 魏纪四 明帝太和五年至青龙二年
(231至234年)..... (1918)
- 第七十三卷 魏纪五 明帝青龙三年至景初元年
(235至237年)..... (1947)
- 第七十四卷 魏纪六 明帝景初二年至邵陵厉公正始六年
(238至245年)..... (1974)
- 第七十五卷 魏纪七 邵陵厉公正始七年至嘉平四年
(246至252年)..... (2000)
- 第七十六卷 魏纪八 邵陵厉公嘉平五年至高贵乡公正元二年
(253至255年)..... (2026)
- 第七十七卷 魏纪九 高贵乡公甘露元年至元帝景元二年
(256至261年)..... (2050)
- 第七十八卷 魏纪十 元帝景元三年至咸熙元年
(262至264年)..... (2079)
- 第七十九卷 晋纪一 武帝泰始元年至八年(265至272年)
..... (2106)
- 第八十卷 晋纪二 武帝泰始九年至咸宁五年
(273至279年)..... (2129)
- 第八十一卷 晋纪三 武帝太康元年至九年(280至288年)
..... (2153)
- 第八十二卷 晋纪四 武帝太康十年至惠帝元康八年
(289至298年)..... (2181)

-
- 第八十三卷 晋纪五 惠帝元康九年至永康元年
(299 至 300 年)..... (2207)
- 第八十四卷 晋纪六 惠帝永宁元年至太安元年
(301 至 302 年)..... (2229)
- 第八十五卷 晋纪七 惠帝太安二年至永兴元年
(303 至 304 年)..... (2248)

文白对照资治通鉴第七十一卷

魏纪三 烈祖明皇帝上之下
太和二年(戊申、228)

春，正月，司马懿攻新城，旬有六日，拔之，斩孟达。申仪久在魏兴，擅承制刻印，多所假授；懿召而执之，归于洛阳。

初，征西将军夏侯渊之子楙尚太祖女清河公主，文帝少与之亲善，及即位，以为安西将军，都督关中，镇长安，使承渊处。

诸葛亮将入寇，于群下谋之。丞相司马懿延曰：“闻夏侯楙，主婿也，怯而无谋。今假延精兵五千，负粮五千，直从褒中出，循秦岭而东，当子午而北，不过十日，可到长安。楙闻延奄至，必弃城逃走。长安中惟御史、京兆太守耳。横门邸阁与散民之谷，足周食也。比东方相合聚，尚二十许日，而公从斜谷来，亦足以达。如此，则一举而咸阳

以西可定矣。”亮以为此危计，不如安从坦道，可以平取陇右。十全必克而无虞，故不用延计。

亮扬声由斜谷道取郿，使镇东将军赵云、扬武将军邓芝为疑兵，据箕谷；帝遣曹真都督关右诸军军郿。亮身率大军攻祁山，戎陈整齐，号令明肃。始，魏以汉昭烈既死，数岁寂然无闻，是以略无备豫；而卒闻亮出，朝野恐惧，于是天水、南安、安定皆叛应亮，关中响震，朝臣未知计所出，帝曰：“亮阻山为固，今者自来，正合兵书致人之术，破亮必也。”乃勒兵马步骑五万，遣右将军张郃督之，西拒亮。丁未，帝行如长安。

初，越雋太守马谡，才器过人，好论军计，诸葛亮深加器异；

汉昭烈临终，谓亮曰：“马谡言过其实，不可大用，君其察之！”亮犹谓不然，以谡为参军，每引见谈论，自昼达夜。及出军祁山，亮不用旧将魏延、吴懿等为先锋，而以谡督诸军在前，与张郃战于街亭。

谡违亮节度，举措烦扰，舍水上山，不下据城。张郃绝其汲道，击，大破之，士卒离散。亮进无所据，乃拔西县千余家还汉中。收谡下狱，杀之。亮自临祭，为之流涕，抚其遗孤，恩若平生。蒋琬谓亮曰：“昔楚杀得臣，文公喜可知也。天下未定而戮智计之士，岂不惜乎！”亮流涕曰：“孙武所以能制胜于天下者，用法明也；是以扬干乱法，魏绛戮其仆。四海分裂，兵交方始，若复废法，何用讨贼邪！”

谡之未败也，裨将军巴西王平连规谏谡，谡不能用；及败，众尽星散，惟平所领千人鸣鼓自守，张郃疑其有伏兵，不往逼也，于是平徐徐收合诸营遗迸，率将士而还。亮既诛马谡及将军李盛，夺将军黄袭等兵，平特见崇显，加拜参军，统五部兼当营事，进位讨寇将军，封亭侯。亮上疏

请自贬三等，汉主以亮为右将军，行丞相事。

是时赵云、邓芝兵亦败于箕谷，云敛众固守，故不大伤，云亦坐贬为镇军将军。亮问邓芝曰：“街亭军退，兵将不复相录，箕谷军退，兵将初不相失，何故？”芝曰：“赵云身自断后，军资什物，略无所弃，兵将无缘相失。”云有军资余绢，亮使分赐将士，云曰：“军事无利，何为有赐，其物请悉入赤岸库，须十月为冬赐。”亮大善之。

或劝亮更发兵者，亮曰：“大军在祁山、箕谷，皆多于贼，而不破贼，乃为贼所破，此病不在兵少也，在一人耳。今欲减兵省将，明罚思过，校变通之道于将来；若不能然者，虽兵多何益！自今已后，诸有忠虑于国者，但勤攻吾之阙，则事可定，贼可死，功可跻足而待矣。”于是考微劳，甄壮烈，引咎责躬，布所失于境内，厉兵讲武，以为后图，戎士简练，民忘其败矣。

亮之出祁山也，天水参军姜维诣亮降。亮美维胆智，辟为仓曹掾，使典军事。

曹真讨安定等三郡，皆平。

真以诸葛亮憾于祁山，后必出从陈仓，乃使将军郝昭等守陈仓，治其城。

夏，四月，丁酉，帝还洛阳。

帝以燕国徐邈为凉州刺史。邈务农积谷，立学明训，进善黜恶。与羌、胡从事，不问小过；若犯大罪，先告都帅，使知应死者，乃斩以徇。由是服其威信，州界肃清。

五月，大旱。

吴王使鄱阳太守周鲂密求山中旧族名帅为北方所闻知者，令谲挑扬州牧曹休。鲂曰：“民帅小丑，不足杖任，事或漏泄，不能致休。乞遣亲人赍笺片以诱休，言被讎惧诛，欲以郡降北，求兵应接。”吴王许之。时频有郎官诣鲂诘问诸事，鲂因潜郡门下，下发谢。休闻之，率步骑十万向皖以应鲂；帝又使司马懿向江陵，贾逵向东关，三道俱进。

秋，八月，吴王至皖，以陆逊为大都督，假黄钺，亲执鞭以见之；以朱桓、全琮为左右督，各督三万人以击休。休知见欺，而恃其众，欲遂与吴战。朱桓言于吴王曰：“休本以亲戚见任，非智勇名将也。今战必败，败必走，走

当由夹石、挂车。此两道皆险厄，若以万兵柴路，则彼众可尽，休可生虏。臣请将所部以断之，若蒙天威，得以休自效，便可乘胜长驱，进取寿春，割有淮南，以规许、洛，此万世一时，不可失也！”权以问陆逊，逊以为不可，乃止。

寇表未报，休与陆逊战于石亭。逊自为中部，令朱桓、全琮为左右翼，三道并进，冲休伏兵，因驱走之，追亡逐北，径至夹石，斩获万余，牛马骡驴车乘万两，军资器械略尽。

初，休表求深入以应周鲂，帝命贾逵引兵东与休合。逵曰：“贼无东关之备，必并军于皖，休深入与贼战，必败。”乃部署诸将，水陆并进，行二百里，获吴人，言休战败，吴遣兵断夹石，诸将不知所出；或欲待后军，逵曰：“休兵败于外，路绝于内，进不能战，退不得还，安危之机，不及终日。贼以军无后继，故至此，今疾进，出其不意，此所谓‘先人以夺其心’也，贼见吾兵必走。若待后军，贼已断险，兵虽多何益！”乃兼道进军，多设旗鼓为疑兵。吴人望见逵军，惊走，休乃

得还。遂据夹石，以兵粮给休，休军乃振。初，遂与休不善，及休败，赖遂以免。

汉诸葛亮闻曹休败，魏兵东下，关中虚弱，欲出兵击魏，群臣多以为疑。亮上言于汉主曰：“先帝深虑以汉、贼不两立，王业不偏安，故托臣以讨贼。以先帝之明，量臣之才，固当知臣伐贼，才弱敌强；然不伐贼，王业亦亡，惟坐而待亡，孰与伐之！是故托臣而弗疑也。臣受命之日，寝不安席，食不甘味，思惟北征，宜先入南，故五月渡泸，深入不毛。臣非不自惜也，顾王业不可偏全于蜀都，故冒危难以奉先帝之遗意也，而议者以为非计。今贼适疲于西，又务于东，兵法乘劳，此进趋之时也。谨陈其事如左：高帝明并日月，谋臣渊深，然涉险被创，危然后安。今陛下未及高帝，谋臣不如良、平，而欲以长计取胜，坐定天下，此臣之未解一也。刘繇、王朗各据州郡，论安言计，动引圣人，群疑满腹，众难塞胸，今岁不战，明年不征，使孙策坐大，遂并江东。此臣之未解二也。曹操智计殊绝于人，其用兵也，仿佛孙、吴；然困于南阳，

险于乌巢，危于祁连，逼于黎阳，几败伯山，殆死潼关，然后伪定一时耳；况臣才弱，而欲以不危定之，此臣之未解三也。曹操五攻昌霸不下，四越巢湖不成，任用李服而李服图之，委夏侯而夏侯败亡；先帝每称操为能，犹有此失，况臣弩下，何能必胜！此臣之未解四也。自臣到汉中，中间期年耳，然丧赵云、阳群、马玉、阎芝、丁立、白寿、刘郃、邓铜等及曲长、屯将七十余人，突将、无前、賁叟、青羌、散骑、武骑一千余人，皆数十年之内，纠合四方之精锐，非一州之所有；若复数年，则损三分之二，当何以图敌！此臣之未解五也。今民穷兵疲，而事不可息，事不可息，则住与行，劳费正等，而不及虚图之，欲以一州之地与贼支久，此臣之未解六也。夫难平者事也，昔先帝败军于楚，当此时，曹操拊手，谓天下已定。然后先帝东连吴、越，西取巴、蜀，举兵北征，夏侯授首，此操之失计而汉事将成也。然后吴更违盟，关羽毁败，秭归蹉跌，曹丕称帝。凡事如是，难可逆见。臣鞠躬尽力，死而后已，至于成败利钝，非臣

之明所能逆睹也。”

十二月，亮引兵出散关，围陈仓，陈仓已有备，亮不能克。亮使郝昭乡人靳详于城外遥说昭，昭于楼上应之曰：“魏家科法，卿所练也；我之为人，卿所知也。我受国恩多而门户重，卿无可言者，但有必死耳。卿还谢诸葛，便可攻也。”详以昭语告亮，亮又使详重说昭，言“人兵不敌，空自破灭。”昭谓详曰：“前言已定矣，我识卿耳，箭不识也。”详乃去。亮自以有众数万，而昭兵才千余人，又度东救未能便到，乃进兵攻昭，起云梯冲车以临城，昭于是以火箭逆射其梯，梯然，梯上人皆烧死；昭又以绳连石磨压其冲车，冲车折。亮乃更为井栏百尺以射城中，以土丸填堑，欲直攀城，昭又于内筑重墙。亮又为地突，欲踊出于城里，昭又于城内穿地横截之。昼夜相攻拒二十余日。

曹真遣将军费耀等救之。帝召张郃于方城，使击亮。帝自幸河南城，置酒送郃，问郃曰：“迟将军到，亮得无已得陈仓乎！”郃知亮深入无谷，屈指计曰：“比臣到，亮已走矣。”郃晨夜

进道，未至，亮粮尽，引去；将军王双追之，亮击斩双。诏赐昭爵关内侯。

初，公孙康卒，子晃、渊等皆幼，官属立其弟恭。恭劣弱，不能治国，渊既长，胁夺恭位，上书言状。侍中刘晔曰：“公孙氏汉时所用，遂世官相承，水则由海，陆则阻山，外连胡夷，绝远难制，而世权日久；今若不诛，后必生患。若怀贰阻兵，然后致诛，于事为难；不如因其新立，有党有仇，先其不意，以兵临之，开设赏募，可不劳师而定也。”帝不从，拜渊杨烈将军、辽东太守。

三年（己酉、229）

夏，四月，丙申，吴王即皇帝位，大赦，改元黄龙。百官毕会，吴主归功周瑜。綏远将军张昭，举笏欲褒赞功德，未及言，吴主曰：“如张公之计，今已乞食矣。”昭大惭，伏地流汗。吴主追尊父坚为武烈皇帝，兄策为长沙桓王，立子登为皇太子，封长沙桓王子绍为吴侯。

以诸葛恪为太子左辅，张休为右弼，顾谭为辅正，陈表为翼正都尉，而谢景、范慎、羊道等皆为宾客，于是东宫号为多士。太

子使侍中胡综作《宾友目》曰：“英才卓越，超逾伦匹，则诸葛亮；精识时机，达幽究微，则顾谭；凝辩宏达，言能释结，则谢景；究学甄微，游夏同科，则范慎。”羊道私驳综曰：“元逊才而疏，子嘿精而狠，叔发辩而浮，孝敬深而狭。”道卒以此言为恪等所恶，其后四人皆败，如道所言。

吴主使以并尊二帝之议往告于汉。汉人以为交之无益而名体弗顺，宜显明正义，绝其盟好。丞相亮曰：“权有僭逆之心久矣，国家所以略其衅情者，求犄角之援也。今若加显绝，仇我必深。当更移兵东戍，与之角力，顺并其土，乃议中原。彼贤才尚多，将相辑穆，未可一朝定也。顿兵相守，坐而须老，使北贼得计，非算之上者。昔孝文卑辞匈奴，先帝优与吴盟，皆应权通变，深思远益，非若匹夫之忿者也。今议者咸以权利在鼎足，不能并力，旦志望已满，无上岸之情，推此，皆似是而非也。何者？其智力不侔。故限江自保；权之不能越江，犹魏贼之不能渡汉，非力有余，而利不取也。若大军致讨，彼高当分裂其地以为

后规，下当略民广境，示武于内，非端坐者也。若就其不动而睦于我，我之北伐，无东顾之忧，河南之众不得尽西，此之为利，亦已深矣。权僭逆之罪，未宜明也。”乃遣卫尉陈震使于吴，贺称尊号。吴主与汉人盟，约中分天下，以豫、青、徐、幽属吴，兖、冀、并、凉属汉，其司州之土，以函谷关为界。

张昭以老病上还官位及所统领，更拜辅吴将军，班亚三司，改封娄侯，食邑万户。昭每朝见，辞气壮厉，义形于色，曾已直言逆旨，中不进见。后汉使来，称汉德美，而群臣莫能屈，吴主叹曰：“使张公在坐，彼不折则废，安复自夸乎！”明日，遣中使劳问，因请见昭，昭避席谢，吴主跪止之。昭坐定，仰曰：“昔太后、桓王不以老臣属陛下，而以陛下属老臣，是以思尽臣节以报厚恩，而意虑浅短，违逆盛旨。然臣愚心所以事国，志在忠益毕命而已；若乃变心易虑以偷荣取容，此臣所不能也！”吴主辞谢焉。

秋，七月，诏曰：“礼，王后无嗣，择建支子以继大宗，则当纂

正统而奉公义，何得复顾私亲哉！汉宣继昭帝后，加悼考以皇号；哀帝以外藩援立，而董宏等称亡秦，惑误时期，既尊恭皇，立庙京都，又宠藩妾，使比长信，叙昭穆于前殿，并四位于东宫，僭差无度，人神弗佑，而非罪师丹忠正之谏，用致丁、傅、楚如之祸。自是之后，相踵行之。昔鲁文逆祀，罪由夏父；宋国非度，讥在华元。其乏公卿有司，深以前世行事为戒，后嗣万一有由诸侯入奉大统，则当明为人后之义，敢为佞邪导谀时君，妄建非正之号，以干正统，谓考为皇，称妣为后，则股肱大臣，诛之无赦。其书之金策，藏之宗庙，著于令典！”

九月，吴主迁都建业，皆因故府，不复增改，留太子登及尚书九官于武昌，使上大将军陆逊辅太子，并掌荆州及豫章三郡事，董督军国。

南阳刘廙尝著《先刑后礼论》，同郡谢景称之于逊，逊呵之曰：“礼之长于刑久矣；廙以细辩而诡先圣之教，君今侍东宫，宜遵仁义以彰德音，若彼之谈，不须讲也！”

太子与西陵都督步骘书，求见启海，骘于是条于时事业在荆州界者及诸僚吏行能以报之，因上疏奖劝曰：“臣闻人君不亲小事，使百官有司各任其职，故舜命九贤，则无所用心，不下庙堂而天下治也。故贤人所在，折冲万里，信国家之利器，崇替之所由也。愿明太子重以经意，则天下幸甚！”

冬，十月，改平望观曰听讼观。帝常言：“狱者，天下之性命也。”每断大狱，常诣观临听之。初，魏文侯师李悝著《法经》六篇，商君受之以相秦。萧何定《汉律》，益为九篇，后稍增至六十篇。又有《令》三百余篇，《决事比》九百六卷，世有增损，错糅无常，后人各为章句，马、郑诸儒十有余家，以至于魏，所当用者合二万六千二百七十二条，七百七十三万余言，览者益难。帝乃诏但用郑氏章句。尚书卫觐奏曰：“刑法者，国家之所贵重而私议之所轻贱；狱吏者，百姓之所县命，而选用者之所卑下。王政之敝，未必不由此也；请置律博士。”帝从之。又诏司空陈群、散骑常侍刘邵等删约汉法，制《新

律》十八篇，《州郡令》四十五篇，《尚书官令》、《军中令》合百八十余篇，于《正律》九篇为增，于旁章科令为省矣。

十二月，雍丘王植徙封东阿。

汉丞相亮徙府营于南山下原上，筑汉城于沔阳，筑乐城于成固。

四年(庚戌、230)

春，吴主使将军卫温、诸葛直将甲士万人，浮海求夷州、亶洲，欲俘其民以益众，陆逊、全琮皆谏，以为：“桓王创基，兵不一旅。今江东见众，自足图事，不当远涉不毛，万里袭人，风波难测。又民易水土，必致疾疫，欲益更损，欲利反害。且其民犹禽兽，得之不足济事，无之不足亏众。”吴主不听。

尚书琅邪诸葛诞、中书郎南阳邓飏等相与结为党友，更相题表，以散骑常侍夏侯玄等四人为四聪，诞辈八人为八达。玄，尚之子也。中书监刘放子熙，中书令孙资子密，吏部尚书卫臻子烈三人咸不及比，以其父居势位，容之为三豫。

行司徒事董昭上疏曰：“凡

有天下者，莫不贵尚敦朴忠信之士，深疾虚伪不真之人者，以其毁教乱治，败俗伤化也。近魏讽伏诛建安之末，曹伟斩戮黄初之始。伏惟前后圣诏，深疾浮伪，欲以破散邪党，常用切齿；而执法之吏，皆畏其权势，莫能纠撻，毁坏风俗，侵欲滋甚。窃见当今年少不复以学问为本，专更以交游为业；国士不以孝悌清修为首，乃以趋势游利为先。合党连群，互相褒叹，以毁誉为罚戮，用党誉为爵赏，附己者则叹之盈言，不附者则为作瑕衅。至乃相谓：‘今世何忧不度邪，但求人道不勤，罗之不博耳；人何患其不己知，但当吞之以药而柔调耳。’又闻或有使奴客名作在取家人，冒之出入，往来禁奥，交通书疏，有所探问。凡此诸事，皆法之所不取，刑之所不赦，虽讽、伟之罪，无以加也！”帝善其言。二月，壬午，诏曰：“世之质文，随教而变。兵乱以来，经学废绝，后生进趣，不由典谟。岂训导未洽，将进用者不以德显乎？其郎吏学通一经，才任牧民，博士课试，擢其高第者，亟用；其浮华不务道本者，罢退之！”于是免诞、

颺等官。

大司马曹真以“汉人数入寇，请由斜谷伐之；诸将数道并进，可以大克。”帝从之，诏大将军司马懿溯汉水由西城入，与真会汉中，诸将或由子午谷、或由武威入。司空陈群谏曰：“太祖昔到阳平攻张鲁，多收豆麦以益军粮，鲁未下而食犹乏。今既无所因，且斜谷阻险，难以进退，转运必见钞截，多留兵守要，则损战士，不可不熟虑也！”帝从群议。真复表从子午道；群又陈其不便，并言军事用度之计。诏以群议下真，真据之遂行。

八月，辛巳，帝行东巡；乙未，如许昌。

汉丞相亮闻魏兵至，次于成固赤坂以待之。召李严使将二万人赴汉中，表严子丰为江州都督，督军典严后事。

会天大雨三十余日，栈道断绝，太尉华歆上疏曰：“陛下以圣德当成、康之隆，愿先留心于治道，以征伐为后事。为国者以民为基，民以衣食为本。使中国无饥寒之患，百姓无离上之心，则二贼之衅可坐而待也！”

少府杨阜上疏曰：“昔武王

白鱼入舟，君臣变色，动得吉瑞，犹尚忧惧，况有灾异而不战悚者哉！今吴、蜀未平，而天屡降变，诸军始进，便有天雨之患，稽阍山险，已积日矣。转运之劳，担负之苦，所费已多，若有不继，必违本图。

散骑常侍王肃上疏曰：“前志有之：‘千里馈粮，士有饥色，樵苏后爨，师不宿饱’，此谓平涂之行军者也；又况于深入阻险，凿路而前，则其为劳必相百也。今又加之以霖雨，山坂峻滑，众迫而不展，粮远而难继，实行军者之大忌也。闻曹真发已逾月而行载半谷，治道功夫，战士悉作。是贼偏得以逸待劳，乃兵家之所惮也。言之前代，则武王伐纣，出关而复还；论之近事，则武、文征权，临江而不济；岂非所谓顺天知时，通于权变者哉！兆民知上圣以水雨艰剧之故，休而息之，后日有衅，乘而用之，则所谓悦以犯难，民忘其死者矣。”肃，朗之子也。

九月，诏曹真等班师。

冬，十月，乙卯，帝还洛阳。时左仆射徐宣总统留事，帝还，主者奏呈文书。帝曰：“吾省与

仆射省何异!”竟不视。

十二月，改葬文昭皇后于朝阳陵。

吴主扬声欲至合肥，征东将军满宠表召兖、豫诸军皆集，吴寻退还，诏罢其兵。宠以为：“今贼大举而还，非本意也；此必欲伪退以罢吾兵，而倒还乘虚，掩不备也。”表不罢兵。后十余日，吴果更到合肥城，不克而还。

汉丞相亮以蒋琬为长史。亮数外出，琬常足食足兵，以相供给。亮每言：“公琰托志忠雅，当与吾共赞王业者也。”

青州人隐蕃逃奔入吴，上书于吴主曰：“臣闻纣为无道，微子先出；高祖宽明，陈平先入。臣年二十二，委弃封域，归命有道，赖蒙天灵，得自全致。臣至止有日，而主者同之降人，未见精别，使臣微言妙旨，不得上达，于邑三叹，曷惟其已！谨诣阙拜章，乞蒙引见。”吴主即召入，蕃进谢，答问及陈时务，甚有辞观。

侍中右领军胡综侍坐，吴主问何如？综对曰：“蕃上书大语有似东方朔，巧捷诡辩有似祢衡，而才皆不及。”吴主又问：“可堪何官？”综对曰：“未可以治民，且试都辇小职。”吴主以蕃盛语刑狱，用为廷尉监。左将军朱据、廷尉郝普数称蕃有王佐之才，普尤与之亲善，常怨叹其屈。于是蕃门车马云集，宾客盈堂，自卫将军全琮等皆倾心接待；惟羊道及宣诏郎豫章杨迪拒绝不与通。潘浚子翥，亦与蕃周旋，馈饷之。浚闻，大怒，疏责翥曰：“吾受国厚恩，志报以命，尔辈在都，当念恭顺，亲贤慕善。何故与降虏交，以粮饷之！在远闻此，心震面热，惆怅累旬。疏到，急就往使受仗一百，促责所饷！”当时人咸怪之。顷之，蕃谋作乱于吴，事觉，亡走，捕得，伏诛。吴主切责郝普，普惶惧，自杀。朱据禁止，历时乃解。

〔译文〕

魏纪三 烈祖明皇帝(上之下)
太和二年(戊申、公元 228 年)

春,正月,司马懿进攻新城,只有十六天,就把城攻破了,擒获孟达,将他斩首。申仪在魏兴驻守很久,擅自雕刻印章,假授官职;于是司马懿把他召来,捆绑起来送回洛阳。

刚开始,征西将军夏侯渊的儿子夏侯楙和太祖的女儿清河公主结了婚,文帝小的时候和他很友好,等到文帝即了帝位,便派他担任安西将军,都督关中,镇守长安,让他继承父亲夏侯渊的位置。

诸葛亮准备攻打魏国,和群臣商议如何攻法。丞相司马魏延说:“听说夏侯楙是太祖的女婿,没胆量又没计谋。现在给我精兵五千,带粮五千,直从褒中出去,沿秦岭向东,从子午道向北进,不到十天,就能够到达长安。夏侯楙听到我魏延突然到达,一定弃城逃走,那时长安城只剩下督军御史和京兆太守了。把横门的谷仓打开,足够用来周济逃散的百姓。

等他们和东方的兵相聚会,还要二十多天,那时丞相从斜谷,也一定到达了。这样可以一下子就把咸阳以西的地区都占领了。”诸葛亮认为那是危险的计划,不如安然从平坦的大道,一直攻向陇石,比较安全而不必忧虑,所以不用魏延的计划。

诸葛亮扬言要由斜谷道直接攻取郿县,派遣镇东将军赵云、扬武将军邓芝为疑兵,据守箕谷。皇帝派遣曹真都督关右诸军守住郿县。诸葛亮亲自率大军进攻祁山,军队整齐,号令严明。刚开始,魏认为汉主刘备去世后,几年安安然然没有事情,所以疏于防备;忽然听说诸葛亮出兵,朝野的人听到都很害怕,于是天水、南安、安定都背叛曹魏,响应诸葛亮,关中之时大为震动,朝臣都不知如何办才好。皇帝这时说:“诸葛亮宁愿冒阻山为固,现在自来投入,正符合兵法致人的战术,这次打败诸葛亮是

必然的。”于是亲率兵马步骑共五万人，派遣右将军张郃督率，向西去迎击诸葛亮。丁未日（二月十七日），皇帝到达长安。

刚开始，越嶲太守马谡，才器超过一般人，又喜好谈论兵法，诸葛亮非常看重他，可是汉主刘备临死的时候，告诉诸葛亮说：“马谡言过其实，不能够大用，先生要好好观察他呀！”诸葛亮仍认为不一定不可用，于是任命马谡做参军，每次引见谈论起来，常从白天直到夜晚。等到出军祁山，诸葛亮不任用老将魏延、吴懿等做先锋，却用马谡统率诸军在前，在街亭和张郃对阵作战。

马谡不按照诸葛亮的指挥调度，举措都很烦乱，他放弃山脚有水的地方，而去据守山顶。张郃却派兵断绝他的取水道路，并进行攻击，于是马谡大败，士卒离散。诸葛亮前进没有保障，于是撤西县千余家回到汉中，把马谡关到监狱，然后斩首。诸葛亮亲临丧祭，为他流下眼泪，并且为他抚养遗孤，对他的恩情如生前一样。蒋琬对诸葛亮说：“从前楚国杀得臣，晋文公高兴可知道吧？天下还没有太平就杀死智谋人士，岂不可惜吗？”诸葛亮流泪说：“孙武之所以能制胜天下，就是因为用法严明呀！所以扬干乱法，魏绛就杀死他的仆人。现在四海分裂，用兵才开始，如果再废止处罚，如何才可以讨贼呢！”。

马谡在没有打败仗以前，裨将军巴西王平就曾经连连规劝马谡，马谡就是不听；一直到打了败仗，全军失散，就只剩下王平所率领的一千多人，鸣鼓自守，张郃疑心那里埋伏有军队，才没有追赶，于是王平慢慢地收拢各营遗下的士卒等，才带领将士归还。诸葛亮斩了马谡和将军李盛，也收回了将军黄袭等的军队。王平在这次战斗中，表现特别突出，加封为参军，统率五部兼当营事，官升讨寇将军，封为亭侯。诸葛亮上疏请自我官降三等，汉主任命诸葛亮做左将军，兼理丞相事。

就在这个时候赵云、邓芝在箕谷也被打败了，赵云收敛群众固守，才没有多大损失，赵云也由此降成镇军将军。诸葛亮问邓芝说：“街亭军退，兵将都无法收拾，独箕谷军退，兵将却没多大失散，这是什么原因。”邓芝说：“赵云亲自断后，所以军资杂物，都没有丢弃，兵将也没有失散。”赵云部队中有军资余绢，诸葛亮使分别赐给将士，赵云说：“军队打了败仗，还给什么赏赐，把这物资都放到赤岸库房去吧？到了十月的时候作为冬赐。”诸葛亮听了赵云的话，觉得这样做更好。

有人劝说诸葛亮再出兵，诸葛亮说：“大军在祁山、箕谷，人数都比敌人多，却不能把敌人打败，反而被敌人把我们打败，从这里可看出兵不在

多少,在将帅的指挥而已。现在想减少兵节省将,明罚思过,等待变通之道于将来,如果不这样做,即使兵多又有什么用呢!从今以后,各位对于国家有忠心的思虑,常来批评我的缺失,那么大事可定,敌人也会失败。功业可以拭目以待了。”于是考察微劳,甄选壮烈,引过责己,宣布所失在国内,并且要加紧练兵,以作为后图中原的计划,军士简练,人民也把他的失败忘掉了。

诸葛亮到达祁山的时候,天水参军姜维来投降,诸葛亮称赞姜维有胆识又有智谋,任命他做仓曹掾,使他主管军事。

曹真讨伐安定三郡,都已平定了。曹真认为诸葛亮在祁山吃了败仗,以后再出兵,必定是陈仓,于是派遣将军郝昭等守陈仓,并整修城池。

夏,四月,丁酉日(初八),皇帝回到洛阳。

皇帝任命燕国徐邈做凉州刺史。徐邈在该州务农积谷,立学明训,进善黜恶,和羌、胡人从事,不追问他们的小过,可是犯了大罪,先告诉都帅,如果知道应死的原因,就斩首示众。于是都信服他的威信,州界里的犯罪分子,才被肃清。

五月,闹起了旱灾。

吴王派遣鄱阳太守周鲂密求山里的旧族名师,是从前北方都知道的人,派他去欺骗引诱扬州牧曹休。周

鲂说:“留落在民间的名师,都是小丑,不能够担当大任,事情如果暴露,反而不能够诱致曹休。请派遣可信之人持笈去引诱曹休,说遭谴责怕被杀,想要率郡来投降,请求派兵应援。”吴王答应他这样做,不时派遣郎官去责问周鲂许多事,周鲂于是到达郡门下,剃发谢罪。曹休听到这件事后,就亲自率步骑十万向皖县去接应周鲂。皇帝又派遣司马懿向江陵,贾逵向东关,三路同时前进。

秋,八月,吴王抵临皖县,任用陆逊做大都督,按照古代王者遣将的礼节,假黄钺,亲自执鞭召见;又任命朱桓、全琮做左右督,各带军队三万人,进攻曹休。曹休虽然发觉已受骗,但是依仗他的士卒多,想和吴国决一死战。朱桓对吴王说:“曹休本来是由于亲戚被重用,并不是智勇的将领。现在和我作战,必定会打败仗逃走,逃走的道路,只有夹石和挂车,这两条路都很狭窄,如果另外派一万多兵前去用柴木把它堵塞,曹兵将被杀光,曹休也能够活捉到了。臣请带领所属部下前往,倘若蒙到天威,曹休自来送死,便可乘胜,长驱直入,攻占寿春,夺取淮南的地方,接着便可再进攻许昌和洛阳了。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千万不可错过啦!”孙权把这建议请问陆逊,陆逊认为不可,于是这计划就没有执行。

满宠上的表还没有到,曹休已经